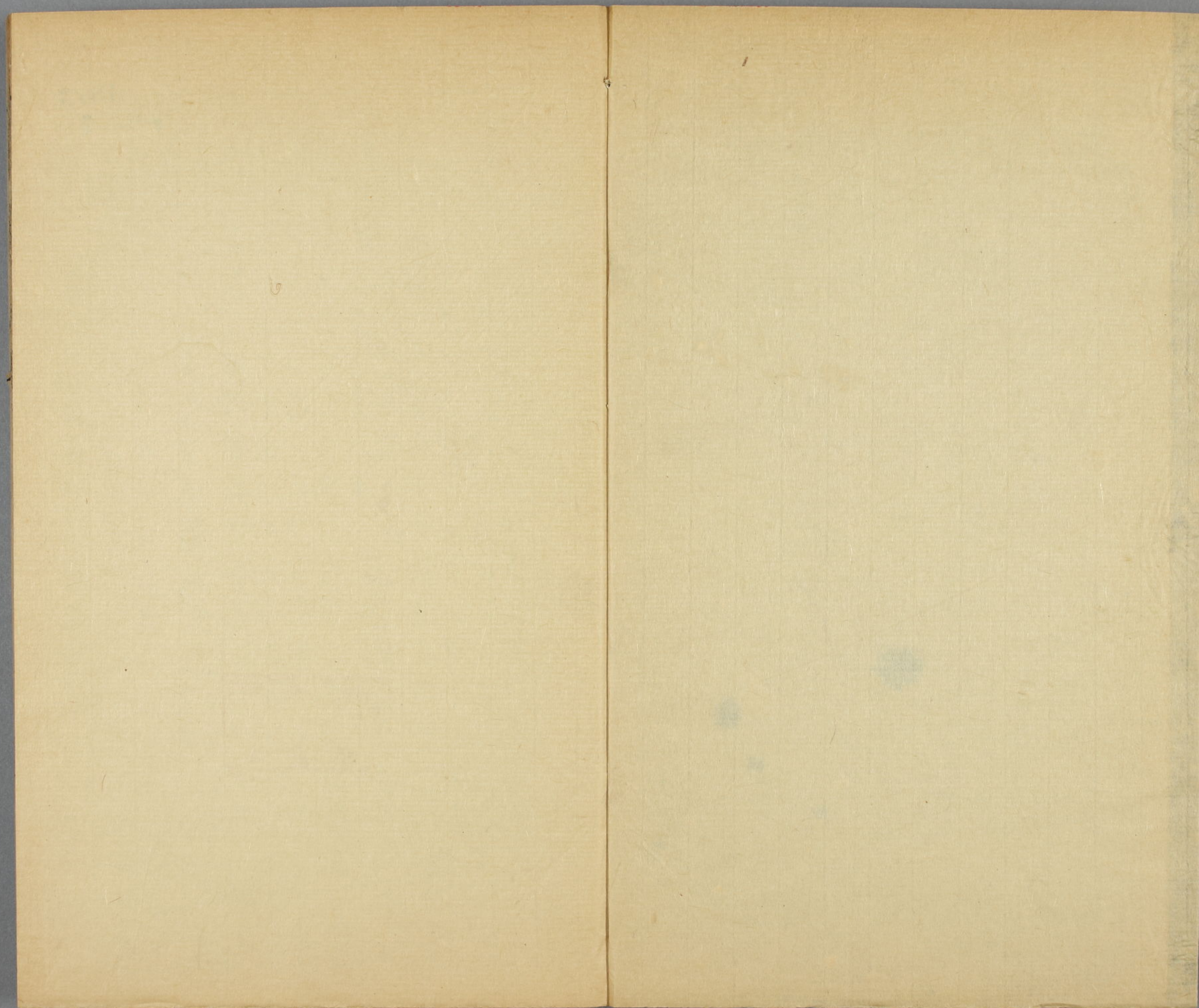


1 3
1973
2





門 卷 3
號 1973
卷 2

孝經

孝經傳於河間顏芝

孝經者孔子為曾參示孝道也

秦焚書為河間人顏芝所藏漢初

府后蒼諫議大夫翼奉安昌侯張禹皆習之而註之

者凡百家今所存惟鄭氏明孔安國尚古文而劉炫宗

之古文孝經與古文尚書同出經六

門一章又有衍出三章并前合為二十

為之傳至隋王邵于京師訪得孔傳劉炫因序其得喪

講明之議者以閨門章為鄙俗多相排毀宋司馬光始

取古文為鄭玄主今文而陸澄譏之今文即顏芝所出

之指解鄭玄主今文而陸澄譏之今文即顏芝所出

註及餘書不同故先儒多疑之五代兵興其書久逸宋

咸平中日本僧以此書來獻即鄭註者又云劉羅所獻

至晦菴刊誤一出而始有所準的矣七章以前為經後

早稻田大學圖書館
藏 27.6.3 雙書

羣書備考卷一
為傳文勢聯貫實皆一時之言而後人妄分為六七又
增子曰及詩書之文以雜乎其間今乃合為一章而刪
去子曰者二引書者一引詩者四凡六十一字以復經
文之舊又指傳文之失刪去先王見教以下凡六十七
字以順則逆以下凡
九十字餘從古文

論語

論語有齊魯之異齊論多於魯論二篇問王知道張禹

兼通魯論而包氏周氏章句出焉初傳魯論者龔奮夏

禹皆各家張最後出而行于世蓋張禹授魯論晚講

齊論合而考之周氏包氏為之章句馬融又為之訓鄭

玄益以齊古而王肅何晏之徒宗焉齊論之外又有古

至未子集註行而諸家皆廢矣

孟子

孟子註於趙岐而陸善經宗之岐分為四十四篇陸合為七篇其音釋

則張氏丁公著兩家而已張氏徒為章句而遺漏頗多

若刪孟者馮休宋馮休作刪孟二卷前乎休而非孟者

公與孟辨者東坡然荀卿刺孟者王充後乎休而疑孟者溫

不至如休之甚也尊孟者虞允文也九文以溫公作

爾雅

爾雅倡於周公而成於子夏誠九流之奧旨也中道寢

微世罕聞之。自終軍、豹、鼠之辯。其書始行。郭景純究心一十八載。而艸木魚蟲訓詁名物。昭然典舉。考古之學。其彬彬焉。此則皆有可據者。而樂經之亡。今不可見矣。
自五經分而樂經亡。五經之內。分周禮儀禮記而為七經。七經之外。又益以孝經論語為九經。以春秋分三傳為三。合孝經論語為一。於是十經焉。以六經加六緯。於是十二經焉。以詩易書三禮春秋三傳加孝經論孟爾雅謂之十三經焉。○已上經傳考。

易分上下經。文王所定也。程子謂卦之陽盛者居上篇。卦之陰盛者居下篇。朱子謂簡帙重大。故分上下二篇。絲程說推之。則上篇有乾凡十二卦。坤亦十二卦。下篇

有坤凡四卦。乾亦四卦。似不專以乾為陽盛而居上。坤為陰盛而居下者。然自其互合言之。乾在上經十二。以其八體合乾坤坎離餘四卦。合震巽艮兌。皆合陽體也。坤在上經十二。合於乾坎艮震巽兌。亦皆合陽。不合陰也。乾在下經者四。亦合震艮巽兌。乃合陰體也。坤在下經者四。合於巽離兌。亦皆合陰。不合陽也。陽盛陰盛之說。得其當矣。而猶未詳也。至我朝蕭漢中胡庭芳推衍之。而其說始備。謂上下經雖有三十卦。三十四卦之不同。以及對計之。各有十八卦。此其說一也。上經反對五

十二陽爻。五十六陰爻。下經反對五十六陽爻。五十二陰爻。此其說二也。上經以四正者為主。首乾坤而終坎離。與先天圖南北東西四正之卦合。下經以二變卦為主。震變爲艮。巽變爲兌。首咸恒而終既未濟。與先天圖四維之卦合。此其爲說三也。觀是而上下經之分。誠非漫然者矣。又易之十翼。世以爲孔子所作也。歐陽公疑之。以爲既孔子自作。不應文言內自稱子曰字。朱子謂十翼真孔子作。而子曰乃後增入者。然春秋之時。穆姜所筮。遇艮之隨。而有元體之長。亨嘉之會。正事之幹等

數語。夫子於是時。猶未生也。文言奚自而作耶。又重卦之人。王輔嗣以爲伏羲。鄭玄以爲神農。孫盛以爲夏禹。史遷以爲文王。按繫辭神農之時。已有益。取諸益與噬嗑。則謂禹與文王者。其說不攻自破。今依王輔嗣爲得其實。又天地之數。五十有五。大衍衍天地之數。何止有五十。蓋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者。以少陽之數推之。七爲少陽。積七七之數。故用四十有九。然天地之數。合爲五十有五。今并其挂者論之。尚缺其五。然自象二象四時象。閏與夫再劫。合而推之。則與天地之數侔。

矣。又九六之說。以乾體三畫。坤體六畫。陽數九。陰數六。老陰老陽皆變。周易以變爲占。故稱九六也。崔武子遇因之大過。六三變也。南蒯遇坤之比。六五變也。陽虎遇泰之需。六五變也。繫辭曰。爻者言乎變也。且陽數盡於九。陰數滿於十。陽盡於九九爲老陽。固宜矣。陰滿於十。何以六爲老陰。蓋陽者君道也。務於長。故取盈數。陰者臣道也。忌於進。故取少數。故九爲老陽。六爲老陰。

凡五條

蔡九峯謂今文多艱澁。而古文反平易。或以爲今文自

伏生女子口授。晁錯時失之。則先秦所引古書之文。皆已如此。恐其未必然也。或以爲記錄之實語難工。而潤色之雅詞易好。故訓詁誓命。有難易之不同。此爲近之。然伏生背文暗誦。乃徧得其所難。而安國考訂於科斗。古書錯亂糜滅之餘。反專得其所易。則又有不可曉者。至於諸序之文。或頗與經不合。而安國之序。又絕不類西京文字。朱子亦疑安國書是假書。謂大序格致極輕。却疑晉宋間文字。況孔書東晉方出。前此諸儒皆未之見。可疑之甚。又春秋禮記孟子荀子間與今書不同者。

如孟子載湯誥造攻自牧宮不言鳴條春秋傳述五子之歌衍率彼天常一句證康誥父子兄弟罪不相及今經乃無有若荀卿引仲虺曰諸侯能自得師者王得友者霸引康誥惟文王敬忌一人以懌禮記以申勸寧王之德爲申觀寧王又庶言同則亡懌多一亡字其乖悖有如此者安可必書無缺文乎安可謂所引者之皆謬乎釋書者欲盡解之是難逃晦翁之譏也又歐陽公曰本歌云徐福行時書未焚逸書百篇今尚存令嚴不許通中國舉世無人識古文按今世經書往往有外國本則書之獨全於日本者未可知也

已上評書凡三條

詩序其來已久至朱子解經始屏之而備論其得失於國風諸篇之序詆斥尤多其於桑中溱洧之詩謂乃淫奔者所自作不可依序以爲刺奔且曰安有刺人之惡而自爲彼人之詞以陷於所刺之地而不自知者哉其意蓋謂詩之詞如彼而序之說如此則以詩求詩可也烏有舍明白可見之詩詞而必欲曲從臆度難信之序說乎其說固善也然必若此則詩之難讀者多矣豈直鄭衛諸篇哉夫芣苢之序以婦人樂有子爲后妃之美

也。而其詩語不過形容采掇芣苢之情狀而已。黍離之序以爲憫周室宮廟之顛覆也。而其詩語不過慨歎黍稷之苗穗而已。此詩不言所作之意。而賴序以明者也。若舍序以求之。則其所以采掇者爲何事。而慨歎者爲何說乎。叔於田之二詩。序以爲刺鄭莊公也。而其詩語則鄭人愛叔段之辭耳。楊之水椒聊二詩。序以爲刺晉昭公也。而其詩語則晉人愛桓叔之詞耳。此詩之序其事以諷。初不言刺之之意。而賴序以明者也。若舍序以求之。則四詩非子雲美新之賦。卽袁宏九錫之文耳。是

豈可以訓。而夫子不刪之乎。鶉羽陟岵之詩。見於變風。序以爲征役者不堪命而作也。四牡采薇之詩。見於正雅。序以爲勞使臣遣戍役而作也。而深味四詩之旨。則歎行役之勞苦。敘飢渴之情狀。憂孝思之不遂。悼歸休之無期。其辭語一耳。此詩之詞同意異。而賴序以明者也。若舍序以求之。則文王之臣民亦怨其上。而四牡采薇。不得爲正雅矣。卽是數端而觀之。則知序之不可廢。序不可廢。則桑中溱洧。何嫌其爲刺奔乎。文公又曰。雅者二雅是也。鄭者淄衣以下二十一篇是也。衛者邶鄘

衛三十九篇是也。桑間衛之一篇桑中是也。二南雅頌。祭祀朝聘之所用也。鄭衛桑濮。里巷狹邪之所作也。夫子於鄭衛。蓋深絕其聲於樂。以爲法而嚴立其詞於詩。以爲戒。今乃欲爲之諱。其鄭衛桑濮之實。而文以雅樂之名。又欲從而奏之宗廟之中。朝廷之上。則未知將以薦之於何等之鬼神。用之於何等之賓客乎。此亦未然。夫左傳言季札來聘。請觀周樂。而所歌者。邶鄘鄭衛皆在焉。則諸詩固雅樂矣。使其爲里巷狹邪所用。則周樂安得有之。而魯之樂工。亦安能歌異國淫邪之詩乎。況儀禮左傳所載。古人歌詩合樂之意。蓋有不可曉者。夫關雎鵲巢。閨門之事。后妃夫人之詩也。而鄉飲酒燕禮歌之。采蘋采芣。夫人大夫妻能主祭之詩也。而射禮歌之。肆夏繁遏渠。宗廟配天之詩也。而天子享元侯歌之。文王大明。綿文王興國之詩也。而兩君相見。歌之以是觀之。其歌詩之用。與詩人作詩之本旨。蓋有判然不相合者。不可強通也。則烏知鄭衛諸詩。不可用之於燕享之際乎。或曰。文公說詩。於詩序之有證者。如碩人。鴉鵲之類。則多采以入傳。而其可疑者。則多引他書以證其

謬非盡斷以已見矣。然君子所以不能無疑者。則以其惡序之意太過。而所援引指摘。似爲未當。夫關雎韓詩以爲衰周之刺詩。賓之初筵。韓詩以爲衛武公飲酒悔過之詩。皆與毛序反者也。而韓詩說關雎。則違夫子不淫不傷之訓。是決不可從者也。初筵之詩。夫子未有論說也。則詆毛而從韓。夫一韓詩也。關雎之序不可信。而初筵之序獨可信乎。邴柏舟。毛序以爲仁人不遇而作。文公以爲婦人之作。而引列女傳爲證。固覈矣。然列女傳出於劉向。向上封事論恭顯。引是詩。憂心悄悄。愠於羣小之語。而繼之曰。小人成羣。亦足愠也。則正毛序之意矣。夫一劉向也。列女傳之說可信。而封事之說獨不可信乎。已上評詩。

春秋始於魯隱元年。先儒皆以爲實平王四十九年也。今考之。周平王四十九年。東遷在惠公之三年。非隱之元年也。其不始惠公而獨始隱公者。以惠公猶爲東周之諸侯。而隱公則侯於東周耳。又春秋一書。書王正月者九十三。王二月者二十一。王三月者一十九。無事首時亦冠以王之一字。而獨於威公不書王。葢梁以爲威

無王故不書。然既無王矣，而元年又書者，何耶？穀梁曰：元年有王，所以治威也。此爲近之。已上評春秋凡二條。古禮十七篇，不謂之禮經，而謂之儀禮。明此書乃揖遜登降之儀，而禮之本有不盡在是也。周禮五篇，未嘗謂之周禮，而謂之周官。明此書乃設官分職之制，而禮之本有不盡在是也。禮記一書，是非雜亂，其粹精者，惟中庸大學而已。其次坊記可也。自曲禮少儀樂記祭義射義等篇，把多戾古，而王制月令又居其下。儒行亦非孔子之言。然其紊亂難信，未有如明堂之甚者也。如月令之書，或以爲周公所作，或以爲不韋所造。其稱周公者，不過曰罷侯置守之世，豈有所謂諸侯焚書坑儒之世，豈有所謂視學慘夷赭衣之世，豈有所謂德惠月令之所稱，皆周制也。不知太尉秦官也，而命贊桀郡縣秦制也。而大合百果之秩，芻建亥之月，秦正月也，而季秋爲來註朔日，不韋秦人也。月令爲不韋所造，明矣。其所謂諸侯視學德惠者，安知非慕古而言之也耶？如明堂位一篇，春秋書初獻六羽，書郊書望，書新作南門，新作雉門，及兩觀，無非惡魯人之僭天子，所以祀樂征伐自

諸侯出也明堂乃謂魯用天子禮樂兼虞夏商周之制何歟孟子以魯儉於百里明堂以爲七百里書以爲虞之官百夏商官倍明堂則以爲有虞官五十夏后官百矣經違古如此已上評禮凡三條

書籍

周禮小史掌邦國之志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薛子曰秦始皇之焚書其始於伏羲之一畫乎已上集羣書

昔周德既衰舊經紊棄孔子憲章祖述制禮刪書正五始而修春秋闢十翼而弘易道及秦人焚烈尺籍不收先王典章掃地盡矣惠帝除挾書之律而書始出武帝建藏書之策而書始集成帝復求遺書於天下遺謂者陳農求

遺外有太常博士之藏內有延閣廣內祕室之府命劉向校經傳諸子詩賦經傳有易詩書禮樂春秋論語孝經小學九種諸子則有儒道陰陽

十種詩賦其種有五

任宏校兵書其種有四伊咸校術數

曰天文曆譜五行

李柱國校方技方技曰醫經經方房中神仙也向子

歆總羣書而奏其七畧

七畧即縱畧也有六藝畧有諸子畧有詩賦畧有兵書畧有術

數畧有方技畧會向沒子歆

足成之其三萬三千九十卷王莽之亂焚燒無遺光武

中興篤好文雅明章繼軌尤重經術石室蘭臺彌以充棟東觀仁壽纂集益多而班固傳教又依七畧而為書

四部靈帝西遷縑帛散為帷囊董卓遷都之際吏民擾亂所藏典策競相剖散

其縑帛圖書大則連為帷蓋小乃制勝囊及王允所收而西纒七十乘道路艱遠又棄其半矣後亂書籍盡亡

而石渠白虎之文盡於斯矣魏人采掇遺逸藏在祕書

遺掌書鄭默刪定舊文分為四部論者美其朱紫有別

一曰甲部紀六藝小學等書二曰乙部有古諸子家近世子家兵書兵家術數三曰丙部有史記舊事呈覽簿

雜事四曰丁部有詩賦圖贊總合二萬九千九百四十五卷但錄題及言盛以縑囊書用細素至于作者之意

無所發明晉氏承之文集尤廣祕書監荀勗定魏內經更著

新簿屬劉石憑陵從而失墜東晉之初漸更鳩聚著作郎李

充以舊簿校之其見存者但為三千一十四卷充遂總設衆篇之名但以甲乙為次其後中朝遺書稍流江左

劉裕平姚收其圖籍五經子史纒四千卷皆赤軸青紙

文字古拙竝歸江左謝靈運有目錄四部凡六萬四千五百八十二

卷王儉又撰述七志一曰經典志紀六藝小學史記雜傳二曰諸子志紀今古諸子三曰

文翰志。紀詩賦。四曰軍書志。紀兵書。五曰陰陽志。紀陰陽圖緯。六曰術藝志。紀方技。七曰圖譜志。紀地域及圖書。其道佛附見。合九條。亦不述作者之意。但于書名之下。每立一傳。而又作九篇。條例編乎首卷之中。文義淺近。未為齊任王亮。凡一萬八千一百卷。齊末兵火延燒。遺梁相任昉。梁初祕書監任昉。躬加部集。又于文德殿散數之書。更為一部。相踵部集。而處士阮孝緒亦為七錄。故梁有五部目錄。相踵部集。而處士阮孝緒亦為七錄。一曰經典錄。紀六藝。二曰記傳錄。紀史傳。三曰子兵錄。紀子書兵書。四曰文集錄。紀詩賦。五曰技術錄。紀數術。七曰道錄。其分部題目頗有。自是而後。一失於周師之次序。剖析辭義。淺薄不經。入郢而江陵之典籍盡焚。初侯景滅梁。祕省經籍。雖經蕭繹據江陵。遣兵破景。收文德殿內書史。猶存。再失於爾。典籍七萬餘卷。送江陵。齊師人郢。繹悉焚之。

朱之倡亂而洛陽之經史復散

魏取中原。粗收經史。孝文借書于齊。祕府稍實。

暨爾朱之亂

三失於唐初砥柱之覆溺

而東都之卷帙

盡亡

初隋嘉則殿書三十七萬卷。至武德初。有書八萬卷。王世充平。得唐隋舊書八千餘卷。遣宋遵貴監

運東都。浮舟沂河。而致京師。經砥柱舟覆。盡亡其書。

古為祕書監。求天下所藏之書

貞觀間。命魏徵。虞世南。顏師

庫。以官人掌之。

玄宗命馬懷素。褚無量。脩圖書。借錄民間未見

之文。修書有院。集書有院。名儒實學。出入校讐。經史子

集。分為四部。藏書之盛。莫盛於開元至祿山之亂。寸牘

不藏。而斯文復遺矣。元載為相。奏以千錢購書一卷。又

命苗發等使江淮括遺書。文宗時鄭覃請祕閣按采。於是四庫之書復完。分藏於十二庫之下。至黃巢之亂。存者已少。昭宗遷洛。而是書又蕩然無餘矣。後唐莊宗募民獻書三百卷。授以試銜。其調選之官每自卷減一卷又遣庾傳美訪圖書於蜀。得九朝實錄及雜書千餘卷而已而校印九經則始於明宗。因馮道之言令國子監校定九經。雕印賣之。按柳玘訓序言其在蜀時嘗閱四書字學小書。率雕板印紙。則印書唐固有之矣。非始于道也。後漢雖下詔求書而應者實鮮。五季滅裂之後。其典籍淪落之秋乎。宋興建隆之始。其書僅萬二千耳。後平荆南定西蜀。而盡收其遺書。史館稍備。

未幾涉弼彭幹等獻千二百二十八卷。三禮涉弼三傳彭幹學究朱載

等皆請闕獻書。合千三百二十八卷。詔分置書府。弼等賜以科名。江南李氏獻圖書二

萬餘卷。太平則建三館矣。後又改為崇文院。所集書有崇文總目。端拱則

建祕閣矣。端拱二年就崇文院中堂建祕閣。祥符禱求書得萬五千七

百餘。乾符三年火燬崇文院及祕閣。下詔求書。嘉祐求書得卷五百者與官

廩寧以來。按訪補緝。至於宣和盛矣。至靖康之變。散失

莫考。高宗南渡。博求遺書。歷代搜羅。圖書十出八九。而

航海之後。簡帙盡於元人矣。已上事蹟考

諸子

漢之世自太史公為六家指要之說

陰陽之術太詳而多忌使人拘而多

長。然其序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儒者博而寡要分而無功。然其敘君臣父子之禮。列夫婦長幼之敘。不可失也。墨者儉而難遵。是以其事不可倫循。然而強本節用者不可廢也。法者嚴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也。名家者使人儉而善失。真然而正名分者不可廢也。道家者使人精明專一。動合無形。其為術也。旨約而易操。事少而功多。而劉歆則有七畧。註見迨班孟堅作藝文志

而十家之名始布方冊又於十家之外刪劉歆七畧之

說以備於篇

兵家天文曆譜五行醫經

後世分四部之書而諸子百

家皆列於子部實效孟堅之體也。隋書之志經籍。唐書

之志藝文。儒道法家名墨縱橫之類。大抵與班同。而陰陽之家不別於目。唐又始雜以藝術類。然後諸子百家之書。燦然可知。已今以其書言之。曾子十篇。其言雜見於大戴禮。子思子七卷。溫公采其與孟子論利之言。著於通鑑。即牧民之道。何先也。賈誼新書。說經多異義。凡五十八篇。說經多異義。而官以靈臺為神靈。劉向說苑。所取多迂談。漢王符作潛夫論。以譏時政得失也。後漢人隱居著書。以譏當時得亦贊其述。赦荀悅作申鑒。志在獻替也。悅當獻帝時。亦贊其述。赦荀悅作申鑒。志在獻替也。在曹氏志存

替而謀無所用。乃作此書五篇。奏之。其曰教化之廢。推中人而墮于小人之域。教化之行。引中人而納于君子之歸。此古孔叢子。一名盤孟。孔鮒所集。因事雜故名。盤今名言也。叢子。一名盤孟。孟詞理俱無足取。或其所註之人。聲隅子義取析物。宋黃晞撰序曰。聲隅子乃子偽作者。各熊文王見其年九十餘。以為師。熊既九十。遇書之首。文王胡乃尚說三監曲阜時。或後人所依託者。柳子謂子書。老子乃無為之宗。莊子則談諧之祖。列子起于鬻熊。列禦寇鄭繻公時人。劉向誤以為繆公時。則玄家之學。人才穎逸。而性冲淡。生離亂而思寂莫。其靜退似老聃。其誕謾似莊周。其學類揚朱。鵠冠子。韓愈稱之。而柳子斥之。居深山中。以鵠羽為冠。因以名之。韓愈愛其選學。問篇而宗元以鵬賦之類。鵠冠乃鵠冠反用鵬賦。亢倉子開元間尊之。而高子畧諸人疑之。關尹子與老子同

時。素書稱黃石公所著。商鞅有商子管仲有管子慎到

有慎子。韓非有韓子。鄧析子見殺於子產。操兩奇之說設無窮之辭

數難子產之法而子產誅之其書有曰勢者君之與威者君之策其意義似由于申韓公孫龍子

見闢於孔穿。為白馬非馬堅白之辨孔穿非之墨子貴儉而隨巢子胡

非子皆其徒也。隨巢之言曰鬼神賢于聖人胡非之言曰勇有五等負長劍赴深淵斬較龍搏鼉鼉此

熊羆此獵徒之勇也負長劍赴深淵斬較龍搏鼉鼉此漁人之勇也登高危之上鶴立四望顏色不變此陶岳

之勇也剽必刺視必殺此五刑之勇也曹闕匹夫之士一怒而劫齊桓萬乘之主反魯侵地此君子之勇也其

說甲冑無過人處韓非子謂墨子死有相墨氏之墨相芬氏之墨御陸氏之墨孔墨之後儒分為八墨離為三

鬼谷子尚縱橫而戰國策國語皆其餘也。劉向所校正高氏謂其叢

其說多近誣作非國語計然之書固非出於范蠡乃辛

文自號蠡嘗師之其言之妙天隱之語疑即撰於子微

者有曰聖人之變如水隨形天隱之語疑即撰於子微

子疑即子微自撰也其書蓋修養家言孫子為兵法之

宗而六韜三畧反出其後。太公三畧六韜皆後人偽造參同發陰陽

之妙而金丹悟真更衍其餘。漢真人魏師觀乾坤坎離

契談玄者宗之朱子為之註淮南闕瑰麗之文抱朴習

養生之說至於格言半雅。劉之詞化書竊譚之秘化書

者也凡自無而有自有而無皆化也以我推物以物推

物以物物推天地皆于有無之際得之其書乃譚景升

所著而未齊丘則固有難盡覈者矣

為已作

諸史

文中子曰。古之史也。辨道。今之史也。耀文。古之文也。約以達。今之文也。煩以塞。又曰。史之失。自遷固始也。記煩而志寡。曾南豐曰。所謂良史者。其明必足以周萬事之理。其道必足以適天下之用。其智必足以通難知之意。其義必足以發難顯之情。然後其任可得而稱也。東萊子曰。見辱於市人。越宿而已忘。見辱於君子。萬世而不泯。

蘇老泉曰。甚矣秉史筆者之難也。講聞有限。則弗徧意。

見先入則多偏野史雜記多恩怨好惡之口濫述諛碑
多故吏門生之筆好惡或關於時諱否臧或礙於世家
知幾憤於十羊九牧韓愈卒於竄定不全皆有以也
蓬萊道山地至清也冊府芸香職至華也披閱金匱石
室之珍儲討論鸞臺鳳閣之故實儒生之至榮遇也夫
苟一私纏縛百身顧畏閣筆相視合毫不斷頭白有期
汗青無日居是職者亦難稱矣

嘗愛孫盛作晉春秋質以大司馬之威而不變吳兢撰
唐史勒以宰相之私而不改褚遂良之是非必紀魏菘
之善惡必錄雖以天子臨之而不失其職古人正直若
此數字者可矣已上集羣書

古者天子諸侯必有國史以記言行故史佚居三公之
次博聞強記備天子之遺忘其在列國齊之太史魯之
史董狐晉之史蘇史黜皆有記言記事之職者也魯春
秋始同列國一經孔子之筆遂與吳越春秋之類相天
淵當時記吳越事則曰吳越春秋紀楚漢事則曰楚漢
春秋戰國紀事有虞氏春秋陽翟大賈有呂氏春秋
後又有孫盛晉春秋吳兢唐春秋左氏之傳其義例洵有可稱釋經之
或先經以始事或後經以終義或依經以辨理或錯經
以合異後傳之例有三曰變例曰非例曰正例爲例之

精有五。曰微而顯。志而晦。婉而
成章。盡而不汙。懲惡而勸善。誠足以羽翼聖經而為

史家之巨擘矣。後世述史者其體有三。曰編年。本于左

曰紀傳。本于司馬遷曰實錄。其名起于梁至唐而盛。雜取兩

而史官記事所因者有四。一曰時政記。二曰起居注。三

曰日曆。四曰臣僚事狀。出于門生弟子。觀劉知幾三長

之說。才學袁松五難之說。煩而不整。一難也。俗而不典

罰不中。四難也。文與夫三等。褒善貶惡。不畏強禦者。上

次也。高才博學。名四忠之說。拘于時則有所諱。而不得

得聘。拘于勢則有所揚。而不得騁。拘于私則有所蔽。而不

司馬遷繼父談為太史作史記。起黃帝迄漢武。獲麟之

家以敘公侯。七十列傳以志士庶。斯亦勤矣。褚少孫補

之。遷沒後缺景成紀。禮樂律書等十篇。褚先裴駰解之

班固蘇子由譏之。固之言曰。馬遷善敘事理。辨而不華

隱惡。然其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序遊俠。則退處

士而進奸雄。述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貧賤。此其所蔽也。

後世愛遷者。多以此論為不然。蓋其心有所激。而寓之

于書。故其用意。遠武帝表章六經。而海內虛耗。及不若

深刻。而當刑者。得以貨免。遷遭李陵之禍。家貧無財。賄

自贖。交游莫救。卒下腐刑。其進奸雄者。蓋嘆時無朱家

之倫。不能脫已干禍。故曰士窮窘得委命。此豈非人所

謂賢豪者耶。其羞貧賤者。蓋自傷。特以貧不能免于刑

戮。故曰千金之子。不死于市。非空言也。蘇子由古史言

馬遷淺陋而不學。疏畧而輕信。朱子謂其極中。馬遷之失。呂伯恭極惡。子由之言。稱太史之學。非漢儒所及。班固之父彪嘗續司馬遷史記。固因之作前漢書。紀十

二而高祖以下載焉。表八而異姓諸侯王以下載焉。十志以敘天人。十傳以列臣子。必始于高祖者。以史記編漢王百王之末也。必終于孝平者。以史記不錄太初以後之事也。呂東萊以左傳擬之。

洪容齋以英莖感鄙比之。而范曄鄭樵譏之。曄曰。載籍燦然。不激詭。不抑抗。瞻而不穢。詳而有體。惜其論國體則飾主缺。而斥忠臣。敘世教。則責取容。而賤正直。述時務。則詳詞章。而畧情實。鄭曰。班固浮華之士。專事剽竊。肅宗問以制札作樂之道。固對以在京諸儒。必能知之。及諸儒各有所陳。惟竊叔孫通十二篇之儀。以塞白。肅宗知其淺陋。故謂實憲曰。公愛班固而忽崔駰。此葉公之好龍也。固于當時。也有定價。如此。按范曄譏固飾主缺。蓋亦不然。其贊多微文。顧續者弗察耳。劉知幾又詆

其古今人物表。無益于漢史。此論誠然。但非固之罪也。至謂受金鬻筆。固雖諂附匪人。亦何至是歟。雖以昔大家之補志為之羽翼。而顏師古為之註釋。亦不能

盡正其訛。此劉知幾所以有史通之作也。知幾三為史官。再入東魏。

史通之書。雖未能盡服班固之心。而徐堅謂後世史官宜置座右。則亦孟堅校正之忠臣也。范曄作

東漢書自負無愧良史。盡變班馬之例。進諸侯于帝紀。增百官于書志。觀漢與甥姪書。

敘其作書之意。休大而思精。諸序論筆勢。放縱貫天下之奇作。往往不減過秦論。如兩都官制之詳。獨行逸民

蓋云備矣。史通稱其簡而且明。疎而劉昭補註之。而晁不陋。葉氏稱其類次整齊。用律精深。

氏陳氏多譏之。列傳之體。多所倒置。論竇武何進之誅。中官為違天。理論張騫班勇之使西域。

為遺佛書。抑節義之。董宣于酷吏。升忍恥之。蔡琰于烈女志。王喬之。鳧履。記左慈之羊鳴。而藝文志又缺焉。故

晁氏謂其事多詭譎。又贊辭佻巧。失
史之體。陳氏亦謂其前後有贊為贅。繇此而言。則班史

失之同。范史失之誕誠然矣。其後荀悅倣左氏之體。而

作前漢紀。獻帝以班固漢書文煩命悅著
為漢紀。詞約事詳。識者稱之。袁宏剪范曄

之穢。而作東漢紀。皆有可觀。陳壽之志三國。王通教稱

其書。文中子稱其依大義。而削異端。司馬公善其敘事

不及而質。而帝魏退蜀。其失非淺。使無習鑿齒諸人正

之。則大統幾于不辨矣。習鑿齒作漢晉春秋。起光武終

亡三年。則已為晉。炎興之名。天實命之也。蕭嘗著續後

漢書。亦指壽帝魏之失。至謂其銜孔明。父而為。敗辭

求。丁氏之米不獲。而不立傳。則未必然也。劉知幾史通

云。備王道。則曹逆。而劉順。宋歐陽修論正統。而不黜魏

其賓客。章望之。晉書以何法盛等十八家之史。未善。唐

命房喬等再加撰次。而文多駢麗。有失史體。也。有日。鰲

墜三山。鯨吞九服。貶惠王之失禦也。南北史成於李延

壽。溫公以佳史稱之。然多詳於北。而畧於南。蓋當時兩

朝分錯。國各有史。南朝則沈休文撰宋書。裴子野更刪

為宋畧。初宋史臧質魯爽王僧達諸傳。皆孝武自造。序

畧。世以裴畧為上。沈次之。然子野述沈氏。江文通有齊

志。蕭子顯更為齊書。齊書天文但紀災。祥州郡不著戶

戶口。不知不敢私載。會南豐有其文。益下之譏。而梁陳二史。又成於姚思廉父

子思廉名簡其父察為梁史官嘗撰梁陳二史未成思

為史廉繼成之但為祖父揚名而言失實不免史通安在

之譏北朝則魏收有魏書北魏收始於鄧彥海而終于

賤南受爾朱榮子之金則滅其惡附楊遵彥之勢則敘

其世初收得楊休之助因謝曰無以報德當為卿作佳

傳夙有怨者多沒其善諸家子孫前後訴者百有餘人

故謂之穢史劉知幾謂其生絕胤嗣死逢剖斲皆陰慝

所致蓋收既以史招怨齊亡李百藥有齊書合狐德棻

之歲竟招發冢棄骨之禍

蘇綽牛弘皆修周史後周書先修于牛弘而所因非故

晁氏以非其隋書則魏徵總其事而同修述者顏師古

實錄譏之也

孔穎達也韋述撰唐書劉昫復增減之歐陽修宋祁撰

新唐書方鎮百官表出于楊堯臣律曆五行志出于劉

進表有云其事則增于前其文則省于舊劉元城謂此

兩句正新唐書之失宋祁嘗曰唐人詔令皆對偶之文

入史策如粉黛飾壯士筮袍佐鼓聲非所宜也又故事

修書只署官崇者歐公以宋公于此用力久遂各列其

名梁唐晉漢周皆有史宋薛居正輩嘗修之矣歐陽修

以其煩猥失實重修之而藏於家後朝廷取付史監謂

之新五代史歐公嘗學春秋于胡瑗孫復故襲取謹嚴

唐臣所以暴忠貞之三節曰死節曰死事所以愧奸回

之二心曰家人傳則正家之義見矣曰一行傳則高尚

龍甘露之瑞。繼悉具紀。果春秋書災不書祥之意乎。宋史之作。不一其人。李燾有

通鑑長編。陳仲微有二王本紀。陳極有通鑑續編。揭傒

斯有宋遼金三史。與歐陽玄同修。斯乃附玄輩之私情。違楊廉夫之公議。竝列以為三史。而

各自為統。夷夏之防紊矣。惟陳極之編為知正閏。元史嘗作於胡粹

中。洪武間命宋濂等纂修。分紀傳以著其君后臣工善惡之實。列表志以見其位號

制度事為之詳。亦既有成書矣。宋司馬公本春秋之法。始自威

烈王。終於五季。集為資治通鑑。光奉詔編集。辟范夢得為官屬。先托夢得將諸

書。依年月編次為艸稿。每四丈截為一卷。光自課三日。刪一卷。凡十七年始成。自謂一生精力盡于此書。胡武

夷稱其為典刑之總會。仁宗製序亦稱其賢于荀悅。觀其首書三晉大夫為諸侯。所以明君臣之分。垂力辯四

皓為惠帝之黨。所以明父子之義。缺微魯仲連之射書。

聊城。訛曹操之分香賣履。辨遂良無諂。劉洎之語。謂陸贄無報賣參之心。其表有云。日力不足。繼之以夜。簡牘

盈積。浩如淵海。其間抵牾。不敢自保。惜其進曹魏。而抑昭烈帝。朱梁而寇河東。記牝雞之年。黜中宗之號。削離

騷而不錄。書孔明以人寇。又自唐及五代。採取微冗。日月或差。胡文定復有舉要補遺之作。所以救其失也。劉恕

復有通鑑外紀之書。所以補其缺也。外紀始于黃帝。以踵司馬遷之史。終

于威烈王。以補溫公之缺。然疑經傳而信于書。則無以為作史之法。朱晦翁繼麟經之後

綱做春秋。目做左氏。作為綱目。全履祥之通鑑前編得

朱子之意者也。本朝之續綱目。續朱子之遺意者也。已上

事蹟考

作史之法。貴詞簡而事明。義嚴而紀備。春秋經文止三萬言。雖無左氏作傳。其書亦不至於晦漏而難讀也。遷固之書。可以拍肩。左氏范曄以下。互有得失。惟朱紫陽綱目。足以步麟經之後塵。然自昔紀載編集。非出一手。首尾多不相照。綱目仍之。或不免此病。姑以一事言之。漢景帝四年中。皆以冬十月日食。今綱目竝書於夏秋之後。蓋編輯者。自本志中掏出。而不思漢初以十月爲歲首。故誤係之歲末耳。至于唐肅宗朝。直脫二年之事。又自唐武德八年。至於天祐之季。甲子多差。則綱目雖

不可悉指爲門人之作。亦不可遽指爲未脫稿之書。要與同志。六訂。雖脫稿而夫。及修補亦苦。詩傳有新舊說之未折衷者也。其綱之不合凡例者。雖得徐昭文爲之考證。而月中之當刪緝者尤多。近日續綱目之作。上下四百年間。其文幾半於舊。世之君子。當更訂削之。按左氏傳春秋自隱至成八公。凡百五十年。爲十三卷。自襄至哀四公。凡百五十年。爲十七卷。蓋近則聞見多。而事詳。遠則紀傳寡。而事簡。理固然也。今日史冊非一人所集。紀籍俱存。然以宋史校唐。則幾倍。以唐史校漢。則加

煩謂非史筆之日下而校削之未精乎自劉元城謂事增文省為新唐書之病說者承之至謂以文之煩省論史為兒童之見殊不知新唐書之病正以其文雖省而事則鬱而不彰耳若能不加煩文而事不晦目是史家所難觀歐陽所論馬蹄逸犬之文可見雖孔子所謂辭達而已中庸所謂簡而文者皆可借為作史之案者也古之勝今於斯一驗已上私評

字學 附書法

自倉頡觀鳥跡以製文字而書契始興頡之初作書依類以象形故

謂之文其後形聲相益即謂之字字者孳乳而寢多也著于竹帛即謂之書書者如也如其事也頡初作書而

鬼夜哭天雨粟後伏羲氏有龍書神農氏有穗書軒轅氏有垂

露書太昊氏為鸞書放勳氏為龜書夏后氏為鍾鼎書

皆隨所見而製者也六書之名起於周禮一曰象形

二曰會意此類合誼以見指

三曰諧聲以物為聲諧和而

四曰指事視而可識察而可

五曰轉註受連類一首同意相

六曰假借本無其字依聲托

六書

皆隨所見而製者也

緝曲書成其形

二曰會意

此類合誼以見指

三曰諧聲

日月之類是也

四曰指事

視而可識察而可

五曰轉

以物為聲諧和而

六曰假借

本無其字依聲托

成江河之類是也

六書

之中象形指事爲一耦。會意諧聲爲一耦。轉註假借爲一耦。此許氏說文之言也。六書起於象形。形不可象。則屬諸事。事不可指。則屬諸意。意不可會。則屬諸聲。四者不足而後轉註假信生焉。此鄭氏相承之說也。倉頡古文之後。至宣王時。史籀作大篆。凡十五篇與古文或同或異今石鼓之遺文是已。秦始皇時。李斯取籀文而省改之。謂之小篆。程邈又去繁趨約。施於徒隸。謂之隸書。古文繇此不傳矣。至於漢魏李唐。其體益繁。八分書者。王次仲所作。蓋割程隸八分。而取其二。割李篆二分。而取其人也。楷

書者。鍾繇所作。又謂之正書。行書者。顏川劉德升所作。章草者。黃門令史游所作。飛白者。蔡邕見施聖帚而作。此皆字體之變也。然有字必有音。沈約始創四聲。以第一第二爲平爲上。以第三第四爲去爲入。是之謂四聲。又平是虛實。死生。謂之六體。天竺繼以七音。然四方之聲氣不同。而古今之語音亦異。觀諸上古之詩易。與近世之詩歌。可見矣。書言元首。明股肱。良庶事康。而以明良康爲一韻。易言西南得朋。乃與類行。東北喪朋。乃終有慶。而以行慶爲一韻。燕燕之詩。以南韻。心而沈重。讀南作尼。心切。揚之水一章。以沃韻。樂而徐邈。

讀沃作鬱縛切晦翁作詩傳亦皆用吳才老補音之例
雖未為失然陸德明謂古人韻緩不煩改字此則最為
確論也迨夫班固賦東都以慶叶行楊雄艸太玄以慶
叶疆離騷之作以天叶人明堂之詩以職叶福昌黎元
和聖德之作既韻於兩而旁見疊出或曰漢魚雅雅又
曰濡及九有此皆用古音為文者也古今之音固有然
矣而四方言語亦不能盡同陳湯傳既曰母鼓西域傳
又曰母寡是一字而二讀也班史既曰龜茲為丘慈范
史又曰龜茲為屈沮是二字而二言也撐犁孤塗雖陸

機猶莫之知

漢書撐犁孤塗單于撐犁大也孤塗子魏也單于言大天子陸機讀史不識其義

冒踰糟使無田恭則朱輔其何錄

東漢朱輔作都夷傳求田恭解夷語遠夷

樂德歌詩曰提宮隗提宮隗言大漢是治也魏冒踰糟言與天合意也

此猶可曰是

夷習之未定也然楚自克庸其文物有可觀者而曰憑

曰羌何陋也蜀自文翁之化其儒學蓋彬彬然而以一

為蜀何謬也是舊習之未洗也若夫南方都之音豬見

於禮記宋人來之音離見於康衡傳此中國禮樂之自

出而乃如是耶

禮記汗于宮而豬焉南方以都為檀弓

居之為姬但之為地實在魯也

檀弓何居注音姬又西曹地忍之注地但也

公羊邾曰邾婁得來曰登來實在齊也

公羊齊人稱邾皆曰邾婁又禮

記亦謂邾婁又公羊云登來音得來

此聖賢之舊居而亦是耶蓋五方殊

性習俗難移如吳楚輕淺燕趙重濁關隴則去聲多入

梁益則平聲似去江東所類與河北復殊安可以是律

之天下哉故有以意而釋者如陳勝傳謂多為駭楚元

王傳謂空為丘王式傳謂丘為區是也有以語而助者

如以頤為楚語之助見於史記陳涉世家以那為去聲

而亦為語助見於韓伯休傳是也有隨時變通者如指

襟紐為衣船李詩天子呼來不上船此其證也指簞為

桃笙柳詩蒲扇桃笙安可帶此其證也有與時稱謂者

如稱浦為步韓碑言之安移于齊戰國策有之是也故

楊子雲作方言識者宗之劉子方欲作方言志而未果

當世以為恨字音豈易正哉我太祖高皇帝命儒臣

宋濂等取許氏說文與毛是父子之書勒成洪武正韻

一書頒行天下其正字之從俗則如邪俗作耶雙俗作

雙之類是已其正字之所非則如羣作群非棗作棗非

之類是已其正字之疑誤則如支支母母商商成成之

類是已且會之以四方之極正之以中原之音而字學

翻然一新矣。已上事蹟考

書法附

昔東坡嘗言詩至杜子美。書至顏魯公及題唐書後。又曰顏魯公書。雄秀獨出。如杜子美詩。格力天縱。夫坡公之稱顏書。而必及杜詩者。果何見哉。蓋顏之筆態。有天然自然之妙。即杜詩之自為一家也。顏之精神。形於以死赴國之時。即杜公之憂國愛君也。噫。不得於心而泥於古人之陳迹。不適於用而工於紙上之妙墨。安足與語古今之書哉。且虞世南之所稱五絕。而書翰居其一。

世南之書固可喜也。而所學者。禮氏之遺耳。

唐書虞世南傳

稷之書雖稱筆態道麗。時無以及。然拘拘於世南。遂良

之舊蹟。

唐書薛稷傳

歐陽尺牘所傳。人以為法。亦可貴也。而

所做者。羲之之書。至其子通。雖曰不擇紙筆。皆得如意。然又切切於父之遺法。依傍繩墨。摹倣規矩。得則得矣。而無胸中之活法。君子固得以議之。若乃柳公權。其有聲於一時者。人固推重。觀其與君論筆法之妙。不求於筆。而求於心。蓋有得於虛精靜思之間。則柳之書。雖未工。而亦工。蓋以其自得於心也。穆宗問柳公權筆法對曰。心正則筆正。筆正乃

可法矣。穆宗知其以筆諫也。且霧捲霞收，狀若疎而實密。鍾繇鳳翥龍

蟠勢若斜而反直。王逸病其疲，則有若隆冬之折，未患

其拘，則有若巖家之餓頰。此筆法之雄健也。王獻之字勢疎疲如

隆冬之折木，雖枯朽而無屈伸，筆縱拘束若巖家之餓頰，雖羈羸而不放縱。行行若縈春蚓

字字如縮秋蛇。此筆體之和緩也。楊子釵頭屈玉，鼎足

垂金，何雅麗也。李行間王潤字裏金生，何俊拔也。褚遂良

有風流閒媚，號伯喈中興者。韓擇有八分精妙，法衛家

傳者。蔡有奧通墨妙，曲盡筆精，善則善矣，而區區於無

用之工巧，君子固得以議之。若乃漢之蔡中郎，其筆法

傳於當時者，不知其幾。觀其西京太學之石經，開悟後

學訂正聖經，使無魚魯之失，則蔡之書雖未工，而猶工

何者，以其有濟於用也。蔡邕書六經刻之石，立于太學，天下學者爭觀之。吾觀

司馬溫公隸書家人中庸二篇，皆修身齊家之道，至起

高宗嘉歎之旨，此溫公之書有裨於君也。如此豈但公

權之意哉。繫年錄紹興六年上日，司馬光隸書甚似漢

觀其字。蘇文忠所書無非正論，亦起高宗稱賞之音。此

蘇公之書有關於世也。如此豈特蔡中郎石經之字哉。

聖政建炎四年張守奏，昨聞聖訓蘇軾書無正論，言皆有益，不獨取其字畫之工而已。

文章

易曰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劉禹錫曰八音與政相通。文章與時高下。朱子曰六經治世之文也。國語衰世之文也。戰國策亂世之文也。程子曰語麗詞瞻此應世之文也。識高志遠議論卓絕此名世之文也。編之乎詩書而不愧措之乎天地而不疑此傳世之文也。桓寬曰內無其實而外學其文若雕脂鏤冰費日損功。已上集羣書典謨以降世無全文作者不一。體式亦異。以文之祖言之。道德篇玄言之祖。離騷詩賦之祖。史記傳記之祖也。

以文之變言之莊子者易之變離騷者詩之變史記者

春秋之變也有得之於敏者淮南崇朝而賦騷枚臯應

詔而成賦枚臯文章敏疾受詔輒成故所賦者多然不

子建如口誦步成章仲宣如宿成范雲為文每下筆

瑀據案而制書禰衡當食而草奏王敦稿於腹

磨墨數斤引被覆面而臥忽起一子野成於心

筆書文不加點時人謂之腹稿

七年大舉侵魏魏救子野為移文受詔立成武帝目之曰

其形雖弱其文甚壯俄又救為書喻魏相其夜受旨子

野謂可待旦方奉未之為也及五鼓救催令速上子野

徐起造筆殊爽便就帝深嘉焉子野為文典而速上子野

靡麗或問其為文速者子野答公權七步而三

曰人皆成于手我獨成于心公權七步而三

至未央宮帝駐輦曰朕有一喜邊城賜衣久不時今中

秋而衣已給公權為數十言稱賀帝曰當賀我以詩宮

人迫之公權應聲成文魏切而而詔令再賦復無

一揮而九敵在西掖時一日追封皇子公主九人敵

宗立馬以草詔唐太宗征遼岑文本卒于行驛召許敬

俄傾而就詞甚典而深見嘆賞又房玄齡在秦王府十

年常典管記每軍需表記駐馬立成文約理贈初無艸

稿袁宏倚馬以成文是也桓温北征喚袁宏倚馬前作

請日試馬言倚馬可待有得之於遲者相如濡筆而腐

世以倚馬為李白非也戎馬之間飛書馳驛用楊雄輟

毫楊子雲曰軍旅之際戎馬之間飛書馳驛用楊雄輟

翰而驚夢楊子雲之中朝廷之上高文大冊用相如

思苦而詞艱桓譚疾感於苦思王充氣竭於

六六

充開門二十年作論衡抱朴曰王充所著文張衡
時有小疵猶邱林枯枝澹海流芥未易貶者
研京十年左思練都一紀左思欲賦三都乃請著作郎張載訪岷邛之事遂構思十年

年門庭厨澗皆著紙筆遇得一句即李建辭制誥之任
便疏之及賦成豪貴競寫京師紙貴

唐李建知制誥自以道衡怒戶外之人是也隋薛道衡每構

詔思進不願當其任文必隱空齋踞壁而臥聞戶文莫貴乎粹故文當學遷

外有人便怒其沉思如此詩當學杜唐庚曰六經以後便有司馬遷三百五篇

建好人譏彈子建與楊德祖書云世人著述不能無病僕常好人譏彈其文有不善應時改定一

歐陽勤於改竄歐陽公作一小東必改竄救四嘗作文先賂于筆吹思竄定有終篇不雷一字

者有人見其醉翁亭記州之山忽大圍了一邊註環滁皆山也一句或夢剖腸

五代王仁裕喜為詩少嘗夢剖其腸胃以西江或夢授

水滌之顧見沙石皆豪稱或稱積玉葛洪稱陸機文

筆和凝夢人以五色筆與之或稱積玉自是才思敏贈十九登第或稱積玉潛玄圃積玉無

或稱碎金桓溫見謝安石作簡文謚議看畢唐書

本於大誥宋邢好讀大誥故文多謹嚴至修唐鵬賦流

目檀弓賈誼鵬賦自皆其有可稱者也文不能以無疵

故相如之曲終奏雅子雲謂相如浮靡之賦勸百而諷

少逸之天朗氣清蘭亭序昭明不入文選者以其天朗

似非清明之時又氣清楚詞云秋之為氣天高而氣澄

絃語衍而復為逸少之累博士之號對如秦地重關

一百二漢家離宮三點鬼籙之誠楊炯為文好以古人

十六時號算博士姓名連開如張平子

之談畧陸士衡之所記潘安仁之所賦宜商隱之祭魚
 其陋矣仲長統何足以知之號點鬼簿
 李商隱多簡閱書冊大年之納被楊文公為文章所用
 左右林次號獺祭魚昌黎之序東野
 每段以小片紙錄之精綴所
 錄而蓄之時人謂之納被焉
 得其平則鳴然其文云在唐虞時咎陶禹其善鳴者而
 假言以鳴夔假于韶以鳴伊尹鳴商周公鳴周又云天
 將和其聲而使鳴國家之子由之記月軒子由待月軒
 盛然非所謂不得其平也記日軒是人
 身月是人性朱子曰若如此則是先生下箇皆不能無
 人身却外面尋討箇性來合奏着成甚道理
 議者也以文人之相推言之陳琳氣殫於張紘吳張紘
 武庫賦應机論與琳書深歎夫之琳答曰今景典在鍾
 此足下與子布在彼所謂小巫見大巫神氣殫矣
 繇閣筆於王粲魏王粲才高鍾繇王
 郎等閣筆不敢措手蔡邕授翰於延壽

王延壽有俊才少遊魯作靈光殿賦後蔡邕亦造君苗
 此賦未成及見延壽所為甚奇之遂較翰而也
 焚筆於陸機陸雲與兄机書曰君苗
 為赤鸚鵡賦袁淑文冠一時作賦畢以示謝莊及見莊
 賦嘆曰江東無我卿當獨步我若無卿亦一時之傑遂
 隱其陳壽撰三國志時人稱善湛明
 賦湛明壞書
 時著魏書見壽所作便壞已書虛心推
 服有可嘉者也以文人之相輕言之謝希逸答嘲月賦
 宋孝武問顏延之曰謝希逸月賦何如答曰美則美矣
 但莊始知隔千里兮其明且帝以語莊莊曰延之作秋
 胡詩始知生為久離別死為長不歸溫庭筠悔讀南華
 帝笑曰人好嘲謔未有不遇其敵者溫庭筠
 令狐綯曾以舊事訪溫庭筠對曰事出南華非僻書也
 或冀相公燮理之暇姑宜覽古綯益怒奏庭筠有才無
 行李不登第筠有詩曰因知此荆公私議蘇文荆公見
 浪人多積悔讀南華策二篇

白堂記曰乃是韓白優劣論東坡聞
之曰介甫處州學記乃學校策耳
盈川恥居王後王
盧駱號四傑楊盈川曰吾愧在盧前恥居王後議者信
然又爛本傳曰盈川之文如懸河注木酌之不竭既優
于盧亦不減王恥居王後岳陽樓記伊氏非之
後則信愧在盧前謙也岳陽樓記伊氏非之
用對語說時景世以為奇尹師魯讀之
曰傳奇孰耳傳奇唐裴昶所著小說也五代史序王公
譏之陳師錫序五代史荆公曰議人則易自評則難者
也已上事蹟考

六經之文尚矣孟子在戰國時以浩然之氣發仁義之
言無心於文而開闢抑揚曲盡其妙漢初賈誼之文質
實而或傷激厲司馬遷馳騁有餘而識不逮理董仲舒

發明王道而詞多緩弱至谷永輩漸趨於對偶而古文
始衰歷晉魏齊梁而光銚氣焰埋藏腐蝕頽波橫流浮
靡一轍唐之文章毋慮三變王楊始霸如麗服靚妝燕
歌趙舞雖綺靡盈前而殊乏風骨燕許繼興波瀾頗曠
而駢麗猶存韓愈始以古文為學者倡柳宗元翼之豪
健雄肆相與主盟當世下至孫樵杜牧峻峰激流景出
象外而窘裂邊幅李翱劉禹錫刮垢見奇清勁可愛而
體乏渾雄皇甫湜白居易閑澹簡質每見回宮轉角之
音隨時間作類乏韶夏皆淫哇而不可聽者也宋初承

五代之弊文多蹇澁。歐陽公變爲渾厚之體。如高冠華簪。曳裾鳴玉。交於廊廟。非法不言。老蘇之文極高。頗有戰國縱橫之學。東坡勝似穎濱。其文如良金美玉。無施不可。南豐之文謹嚴。后山之文有法度。然或時有迫促之病。元室諸公之文。如燕市夜鴻。華亭曉鶴。嘹唳亦足驚聽。然而風氣日漓。雖高不雅。已上私評。

詩

夫詩者樂之祖也。詩言志而成聲。律和聲而成樂。虞典記之。故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莫切乎聲。未有聲入而不應。情交而不感者。聖人因其情。經之以六義。緣其聲。緝之以五音。音有韻義。有類韻叶。則言順。言順則深入。類舉則情見。情見則感易。交三百篇。懲美勸惡。王化本焉。風雅道微。楚騷繼響。詞稍激露。而務徨。俳惻猶變雅之遺也。漢興相和諸曲。變爲五言。河梁傷別。采桑述志。婉而不露。猶足形四方之風焉。漢武帝不博采古制。協比

聲律乃以嬖人李延年爲協律都尉。而風采之義變爲那狄之音。末流漸沿清商四弦。混入樂部。桃皮箏。篋。總曰橫吹。樂亡而詩益下矣。迨魏三祖崇尚雕蟲。浮靡之風濫觴於此。沈約創四聲八病之法。宮羽相變。低昂舛節。格甚密。而唐律基焉。至陳隋開元間。流弊已極。陳子昂感遇詩。漸復爾雅。李杜諸公。比響聯辭。雲委波屬。一洗六代之穢。然嘲風弄月。建安前之清音。莫能嗣者。李白所以發憤而嘆也。中晚以降。詩運衰而長短句始出。纖巧輕蕩。胡元又翻爲豔曲。四始六義蕩然盡矣。夫四

五七言。博士家燃鬢而吟。豔曲固所赭顏而不道也。然南呂中呂古樂之遺者。獨豔曲有之。而四五七言。視十二律。若爰居之不習何也。騷賦而樂府。樂府而古律。古律而詞曲。人心所自變者。真詩也。四五言詩之迹也。真詩故與樂自相通也。則古樂之若何而衰。若何而復。較然矣。吾非謂今之巴謳郢唱。遂可比諸管弦。然文人仰屋梁而吟者。又不若巴謳郢唱。足以言志也。是故議正樂。當正詩。欲正詩。當識其旨何也。溺人必笑。笑痛於哭也。美女必顰。顰妍於笑也。七情之用。或順之而塞。或反

之而曷詩固以曷吾情也故不顯非詩不隱非詩格諸
喉而不得盡者非詩疾聲大呼便藏而盡者非詩詩之
道微而彰淺而深遠若近近若遠使人不可解而可悟
合此則鄭衛桑濮不得刪而不合則俳而已耳漢隴西
行賓主揖讓美詞也而健婦持門戶一語微譏烏生曲
遊獵語也而唱我二字默寓憂時俟命之旨去古未遠
猶得十二三今下者局宋之俚高者襲唐之俊間或浮
慕兩漢至十九首止耳鮮有究心古樂府者豈非以十
九首詞猶麗而相和曲旨更深哉嗟乎蕭韶鍾呂之不
諧俗也久矣不識漢詩而抵掌三百篇猶入室而不繇
戶也聽樂而恐臥人情曷足怪乎

賦

自風雅變而賦作。去古未遙。梗槩足述。導源性情。比興互用。六義彰矣。諄復貫珠。千言非贅。情理罄矣。規禛天地。聲象萬物。體無常式。變化殫矣。四聲不局。八病匪礙。宮商縱矣。賦也者。篇章之象箸。而歌謠之鍾呂也。靈均而降。作者代起。荀卿窮理立言。因物賦象。絳幘格論。塵尾清言也。宋玉以文緯情。雅奧婉至。多風而可繹。楚臣之堂奧也。枚乘八公。長卿之流。披形錯貌。雕藻極妍。華而不浮。辭人之軌轍也。若忠憤激昂。直寫曾臆。篇不繪

句句不琢字賈誼是也。比偶爲工。新聲競爽。詞賦之漫
衍。陸謝江鮑之波漸也。大抵賦擅於楚。昌於西京。叢於
東都。沿於魏晉。敝於五代。迨律賦興而斬然盡矣。此其
槩可舉者。自愚意論之。詩莫病於輕淺。賦莫病於艱深。
學步可嗤。效顰增醜。有能肖心吐理。觴吻成文。變合風
雲。自出機軸。斯足貴耳。三復楚辭。眷戀宗國。九死不忘。
至於天問。曾無銓次。婉惻彌深。此豈有成轍可倣哉。後
世諸君子。愛積忘珠。極意鏤畫。無疾而呻。人爲掩耳。晚
近尤甚。字取駭目。故必艱。文取闕靡。故必冗。險韻在凡。

類書充棟。一經緝閱。可就萬言。寧須廁溷。置筆硯。
賦體弘奧。非可取帖括鉛槧語。比而韻之。以塞白也。然
吾欲以其宏且肆者。盡吾才。而不欲借以文短古奧。爾
雅。吾情附之。以宣而不因。以晦塞浮雲。無心賦形。爲象
吹萬成音。不假管弦。豈非天地間真賦哉。昭代此道
上掩唐宋。操觚輩出。採摭富麗體式。古雅洵足繼漢晉。
而稱雄矣。然亦擬議合轍。浴波爲淪耳。盡挾蹊徑。嗣響
盪均。尚俟君子。

